

人物

# 古河少年

高火花

早起，正要去院里练功，周扬忽听到院外一阵慌乱疾呼——救人啊！是玉儿爹娘。周扬和几个大人立刻跟了过去，原来玉儿掉进了十几米深的枯井。

消防车来了。枯井年不用，变得很窄，几个战士轮番下井不得。井底五岁的玉儿哭声渐弱。周扬着急，大叫一声，我下去！指导员问，你多大？十三。我瘦，我可以！周扬心切，说得很坚决。祖父母两双颤巍巍的手就要过来阻止，周扬顾不得二老，绑好安全绳后快速下井。快接近玉儿时，周扬发现一个致命错误——脚不该向下！井太窄，弯不了身，没法给玉儿绑安全绳！

第二次下井，周扬倒挂金钩，顺利救出玉儿。几个消防战士率先为周扬鼓掌，很快周围的掌声如暴雨点灌了周扬一身。掌声过后，有人问玉儿想说点什么，玉儿说，周扬哥哥会功夫，是男子汉！有人问周扬想说点什么，周扬说，玉儿妹妹吃得真好，但也有点重，快四十斤了吧。众人哈哈大笑，叹曰，古河水肥，养人！

小庄人习惯把途经家门口的运河叫古河。古河不宽不窄，曲折蜿蜒，像一条粗粗的血脉，网住了小庄。小庄人在古河的保护下，种麦种菜，家家丰衣足食。但小庄女多男少，不记得从哪年开始，小庄出生的女孩远远多过了男孩。也不记得从哪年开始，小庄人固守一个传统，无论如何，男儿决不能出庄。因此外界戏称：小庄没男人！但少年周扬井下救人的故事彻底打破了外界对小庄的传言。有记者专门跑来小庄采访周扬，问他是否从小就如此胆大勇敢。周扬很坦诚地回答。打小就被家人金贵着，生怕自己有什么闪失，十一二岁还被要求跟祖父母睡一炕。以前是胆小软弱，直到最近才有点改变。

为什么想改变？

上了初中，听同学说，是男子汉的，6岁就得自己睡，做不到就不是个男人。那时我想自己不是男子汉，就有了改变的想法。上学期，学校举办体育节，我被分在啦啦队和女生跳舞，但我心有不甘。看着台上男生散打、格斗武术表演，我发誓要长成那种威风凛凛的男子汉，后来就去学了武术。

你家人同意？

起初是同意的。但总要改变的，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小庄啊。就像门口的古河，它一直在流动，总要通往一个方向，才能流到今天，流到未来。

周扬在古河水的滋养下按时长大，他在多项武术赛事中捧了一个个奖杯。奖杯经过曲折蜿蜒的古河道，水面波光粼粼。周扬的成年礼是一份名校体育专业录取通知书。家人祝贺，小庄庆祝，古河的水越发波光粼粼。周扬在隆重的庆贺声中庄严宣布，先去当兵，再上大学。有人问，图啥？周扬说，我需要历练。家人反问，你以为你是谁？随心所欲，像门口的古河想流哪就流哪？古河还有个流向呢！周扬意志笃定，说，我有方向，去扬州当兵，征兵体检已通过。

入伍那天，古河波光粼粼，小庄锣鼓喧天。又有记者专门跑来小庄采访。

为何选择扬州？

因为我叫周扬啊。因为古河，也就是运河，扬州是运河南端的源头。因为我需要历练。

你觉得你的性格像谁？

像运河吧。

为何？

运河的一小段也许是弯曲柔弱的，但整个古河联通南北，力量刚强。我一开始是软弱的，但我正在学着强大起来。

小庄的古河被周扬身上的大红花染红了许久，水量似乎比以往更加充沛起来。

我思

# 一塘菡萏逢知己 谁人比她更忠英

——读杨忠英《咏荷集》

王秀云

泊头在历史上是大运河段最有故事的地方。一个老码头藏着方圆百里万千传说。为了做好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泊头一直在统筹发展“运河文化带、运河生态带、运河旅游带”。山楂树广场的万亩红果，演艺广场的片片草坪，构筑了泊头的独特之美。在传承泊头运河文化的队伍中，有一位靓丽的女子，她用自己的诗情，为泊头抒写了百篇诗章。她叫杨忠英。

十几年来我在泊头工作时，第一次读到杨忠英的诗歌，和同龄女子不同，她的诗歌基本都是主旋律，多是怀有社会理想的诗人在国家重大事件中的表态式文本，或者当地各种文娱活动中的参与之作，积极入世，健康向上，毫无故作矫情之态。当年我以《诗意写作，诗意生活》为题，为她的诗集写过一篇文章。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她还在坚持写诗，而且是古体诗。最初我也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她又拿着一大摞诗稿找到我，我细细读罢，有一种惊艳之感。

著名作家王蒙老师在美国说，为什么中国人都爱国，一是中国人吃中国菜，养成了中国胃，二是都喜欢传统诗词，养成了中国心，可见写传统诗词的社会学意义。杨忠英从现代诗到传统诗词的转换，并不是偶然，中正向上的精神基调，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爱美向善的处事风格，注定了她的文字走向和腔调。一位诗意生活的人，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在她笔下留下光芒，一塘荷花入驻她的诗中就势在必然了。她每天围着泊头荷塘散步，一塘原本默默无闻的荷花，迎来了将使它们进入泊头文学史的诗人。她带着对自然和生活的爱意，每天观察、书写，然后仔细雕琢，一百天的日出日落，一百首咏荷诗词应运而生。

读这些咏荷诗歌，我出现了瞬间的幻觉，我觉得杨忠英如一朵荷花一样迎风走来。每见美句，不仅会心一笑，似乎能见到她花吟咏的惬意。比如“一掌方塘”四个字，用得真是妙趣横生。荷塘显然不大，最重要的

是，把荷塘比作掌中物，作者对荷塘的感情一语带出。

类似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比如《月下荷》中“夜色泼茶新月晚，风起荷动后庭香”、《馨语荷塘》中“别样清凉不相伦，青蛭抖擞入池心”、《蜻蜓荷上》中“风纳彩荷可知己，不及夸爱小蜻蜓”等。“生动、形象”这些似乎已经用俗的词语此刻竟是对她诗句的准确评价。

和十几年前不同，杨忠英的诗歌有了更豁达的人生况味。她有一个很值得广而告之的品质，看人都看长处，我几乎从没有听她说谁不好。她每说起一个人，都是在说这个人的长处，或者对她的好。这样的心态和品质融入诗歌中，必定和满腹幽怨的诗从气息到格局都会不同。

她在《馨语荷塘》中写道：一夜花满溪，再望花入泥。红尘万丈事，不过风带雨。原本该哀怨嗟叹之时，她豁达通透，哀而不伤。

《莲无主》中，莲花本无主，吾往为吾开。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大气

自信又不失亲切得体。

《思亲》是作者的倾情之作，写自己在荷塘边思念亲人。我读到“遥问缥缈处，故人可周全。”周全二字让人怦然心动。大俗大雅，深情难掩。

《莲语》中“读书取净土，过荷满衣香。求道山楂树，揽花沐朝阳。”信笔捻来，从容淡定。

中国人爱荷、写荷、画荷是千古不易的文化主流，在源远流长的咏荷大军中，杨忠英笔下的荷花或优雅或清绝，自始至终都是对荷花自身形态、际遇的客观书写，几乎没有刻意为之的精神粉饰，更没有自我拔高的文化野心。这一点弥足珍贵。

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写道：“杨忠英的优势在于她能在没有诗意的生活中提纯诗意，勤奋又谦恭的对待生活和诗歌。我相信杨忠英在今后的写作和生活中还会有更大的获得，这是她努力和执着追求的必然收获。”现在，我仍然重复这句话，并且很愿意在下一个十年再为她写序。

传奇

# 宋代小碗

魏新民

沧州文庙西侧有一家古玩店，店主小刘，五十来岁，说话办事透着精明和干练。

一次，聊起古玩行的一些旧事，他和我提起一个人——省城的郭哥，是个大玩家，也是他最敬佩的人之一。

他说不仅跟这个人学到了不少古玩知识，这人的做人做事，甚至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还是他入行初期。

一天，在郊外花200元钱，淘了一个“大清道光年制”双边六子款的粉彩小碗。真如书上说的：“薄如纸、声如磬、色如玉”，一面绘的是耕牛图，一面是一首诗，非常喜欢。回来后，请一位信得过的同行看过，整体看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底款是红料，似乎有点吃不准。

那时，资料少，见到的多是青花款，红款的瓷器很少见。经同行这一说，他心里也敲起了小鼓。

干古玩这行，打眼是常有的事。那天，一位前辈约他，去北京玩玩？此人在故宫博物院有关系，经常带古玩圈的朋友去鉴赏。

去吧。正好带着这个小碗，让北京的大专家给看看，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前辈还约了一位朋友，也拿去了一个小碗，黄白釉，带点绿头儿。两个小瓷碗，同时摆在老专家的面前。

老先生仔细看后对他说：“你这个粉彩，卖不过他这个青釉小碗啊。这个青釉小碗俗称斗笠碗，是宋五大名窑之一的耀州窑。耀州窑的官窑瓷器，首推斗笠碗，典型的制式，这样的瓷器，看一件少一件了……”

这个小碗，小刘也是第一眼就看着好，温润、古朴，经北京大专家这一番夸，就更喜欢了。

从此惦记上了这个小碗。

过后，多次找到这位藏友，央求人家转让，人家说嘛不卖，自己还没玩够呢，最后答应他：“等我玩够了吧！”

过了两年，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藏友主动找他，答应转让，花一千四买到了手。

高兴、激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省城的郭哥。

第一次听到宋青釉这个词，还是听郭哥说的。多年过去了，说起宋青釉，还记得郭哥那神往的眼神。

郭哥接到电话，立马从省城赶过来。

那天下着大雪，是花200元钱租车专程赶来的。进了家门，看着这个小碗，转过来，转过去，反复看了，半天没言语，急得小刘那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最后终于吐口，只说了一句：“看不好。”

看得出，说出这句话是个很艰难的事。本来期望值很高，这一含糊，心气一下子掉下来一大截。

又不能退，这是古玩圈的规矩，当时那个懊恼啊。郭哥的话，小刘一向奉若神明，他说看不好的，其实就是不对。

就在郭哥回转身时，看见架上的那个道光小碗，一眼就被吸引住了，甚至没有“上手”就说了：“这件，我带走，多少钱，你开个价。”

当然钱没少给，至少翻了几倍！

过了若干年，自己才明白，红款也有官窑，正是因为民间，官窑难得一见，所以大多数藏家没有见过红款的。

郭哥没看好的那个“宋代”小碗，遇到了一个机会，就出手了，不能砸在自己手里！

又过了些年，去省城办完事，去府上看郭哥，在其书房多宝格上，一眼看见那个道光粉彩小碗，他一直珍藏着。

闲话间，郭哥又问起当年自己没有带走的那个青釉小碗，听说时间不长就出手了，显得有些遗憾。问及原由，他只说，学无止境……就打住了，然而，小刘却被深深震撼了。在他们多年交往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眼神、失落、懊悔……

直到站起身告别，他的情绪似乎仍没有转过来。临出门，只轻轻地说了句：“看不好的，别急于出手，让时间说话。”

小刘回到家，咂摸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才“听懂”了这句话。突然，心头一震：别是哪个青釉小碗吧？真是宋代官窑？

自此以后，小刘对古玩这行更多了几分敬畏，乃至人生诸事也看得明白了许多。



谢家坝的故事（油画）韩砚君作



大运河雪景（油画）林鹤作



大运河雪景（油画）林鹤作

人间

# 运河边的苦楝树

白世国

深冬的一场雪，让运河变得更加苍茫辽阔。沿岸边小路，踏着积雪信步走走，心情格外舒畅。

运河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冷风嗖嗖，吹皱了冰上的积雪，裸露出片片光洁的冰面。河边芦苇枯黄，萧瑟地抖着。不知名的鸟儿，隐在苇丛中叽叽喳喳，为寂寥的运河平添些许生气。

小路旁有株树木，格外惹眼。它不是北方常见的杨柳榆槐，也不是松柏枣椿，而是南方的苦楝树。黄褐色的枝干，枝丫

或曲或直，或短或长，向四周撑起，各成姿态。鹅黄色的苦楝果，一簇簇垂下枝条。映着雪后的蓝天，别有一番景致。

早在初夏，我行走运河的时候就注意它了。当时尚不知它的名字与习性特点，问邻近的几户村民，竟然也说不清楚。甚至有人想砍掉它，谁愿意与一棵不知名的怪树为邻呢。

它孤兀地立在河边，有些清高，又有些落寞，温暖多雨的南方才是它的故乡。不知什么缘由，或许是被北徙的鸟儿，或许

是随着运河流水，或许是被人有意无意地带到这儿。那时，它是一粒种子，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种子。它不负生命，随遇而安，在贫瘠的河岸落地生根，顽强地生长着。它浑身上下都是苦的，根、皮、叶子、苦楝果，但都能入药。苦楝木防虫蛀，是打家具的好木料。这是事实，尽管不为周围的人所知晓，但它依旧努力生长着，汲取运河之水的滋润，聆听鸟儿的啼鸣，享受着上天赐予的蓝天。这株独具情态的苦楝树，既自成一景，又与运河相映成趣。

努力生长于运河之畔，不羨繁华不慕喧嚣，独自咀嚼生命中淡淡的苦味、淡淡的清酸。这就是且认他乡为故乡的苦楝树。

汉诗

# 生命中的大运河

金红利

提高视野  
一条柔中带刚的扁担，笃定挑起了整个狮城

而我  
是这块土地上的一只蚂蚁  
肩负着自己的使命

所有的生灵都在蠢蠢欲动，心中都有一条柔软的路  
走过黄昏，又走过黎明

凝神远望，狮城沧州  
是一座安逸的城市  
我为之倾倒  
放缓满身鲜血的血液

窃窃私语，狮城沧州  
是一座多情的城市  
我满怀炙热  
烹煮魂牵梦绕的情长

一根草，可以代表这座城市  
一朵花，可以代表这座城市  
它们有朝向的远方

这贯穿狮城的大运河  
像一位慈祥的母亲  
当我情不自禁望向她时  
便找回了那根脐带

而此刻，我无比激动  
有用之不竭的血液、泪水和汗水  
足以灌溉  
整个枯竭的身体

朗诵：宋维东

汉诗

# 大杨树

祝相宽

大杨树长进白云里  
大杨树映在河水里  
大杨树生在下马厂  
大杨树站在村口上  
大杨树，守望看古老的大运河  
迢迢南来  
浩浩北去

两人合抱的大杨树  
根深叶茂的大杨树  
迎风歌唱的大杨树

情深义笃的大杨树  
大杨树，护佑着安详的小村庄  
一方热土  
百年福祉

有多少雷电在头顶上炸响  
有多少古训铭刻在心里  
有多少喜鹊在枝叶间筑巢  
有多少帆影向远方走去  
大杨树，年轻里还记着多少  
风声雨声

朗诵：一澜 王建军

运河水养大的大杨树  
长在村民心上的大杨树  
披一身晨光的大杨树  
蘸着彩霞写诗的大杨树  
大杨树，我在你的身下留影  
感觉是个幸福的孩子

朗诵：一澜 王建军



扫一扫倾听运河之美